

感谢这个大时代，我们是祖国改革开放、繁荣富强这一历程的亲历者、见证者、奉献者和受益者。改革大潮奔波汹涌，毕业时大家意气风发，从80年代的理想主义起步，在90年代春天的故事里崛起，于新的世纪里见证改革硕果。大家在各行各业努力拼搏、辛勤付出、奋发有为，为社会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，为母校增添了无上荣光，也书写了自己充实和丰富的前半生。

四十年的风雨兼程，我们1978级校友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家庭中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今天，望着一张张历经风雨却又灿烂如昨的面容，曾经度过的那一段段充满青春和朝气的日子再次在脑海中放映。在这里，我们不仅仅是学习、实验，更是

一起成长，一起追梦。岁月的篇章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四十载长卷，我们走过了不同的道路，经历了各自的人生，但是，那些美好的记忆，却一直深深烙在我们的心中，永远不会被时间所抹去。

四十年后归来，同学们或稳健或慈祥，或辉煌或平凡，无论定居海外，还是坚守故土，不变的依然是清华人行健不息的少年心。岁月如梭，时光流逝，有的同学还在一线岗位坚守，有的同学已退休开启新的旅程。生命中很多事情都慢慢淡了，但同学情谊如美酒，时间越长越甘醇。

最后，预祝大家在毕业40周年的活动中，重温大学时代的美好，分享事业和生活的感悟，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，以校友为网相互扶持，不断学习与时俱进，春风化雨乐未央，健康工作至少50年。

四季荷塘

○罗培（1993级精仪）

天气入了秋，不知不觉中，又踱步到了水木清华。几个大一的新生，踩着小径，寻找着田田的叶子、渺茫的歌声，找到了汉白玉的朱先生，仿佛28年前的我们。荷塘的月色，月色的荷塘，是他们，也是我们自少年时就种在心里的一粒种子。“老师，这里就是荷塘吗？”“不是，‘荒岛’才是。”“荒岛？！”“我带你们去。”

“刚才那边是清华园，这里就是近春园了。这才是当年的荷塘月色。”新生们簇拥着去寻幽访古。我闲散地坐在椅子上。昨夜的一场雨，打折了几根残茎，丰盈的荷叶上也攀上了一些黄色，一支莲蓬

饱满地挺立出来，有点孤傲。夕阳的余晖中，月亮清清淡淡，风也让人安静，一股清香袭来，天上流云飘荡。

冬季的荷塘给我这个南方人的深刻记忆是摔跤。第一次在冰封的塘面上滑冰课，刚开始还很兴奋的我摔了个七荤八素。老师实在看不下去，让我坐一边休息。看着肆意穿梭的身影，听着此起彼伏的倒地声，摸着酸痛难耐的脚踝，我霸蛮的脾气上来了，咬咬牙晃晃悠悠站起来。刚走两步，又要倒，一只手抓住了我，原来是睡在上铺的兄弟。“篮球场上看你挺灵活的呀。”“水土不服，不服不行。”又尝试了几次，摔出心魔了，只好老老实

□ 荷花池

实当看客。一直到今天，我基本跟冰雪项目绝缘，当年的阴影经年成冰。老说要破心障，也没破了。不惑多年知天命。有的东西记入基因了，改不了就不改了。近年来越来越喜欢看花样滑冰，有那么一种像是自己在舞动的感觉。

“冬天已经到来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青涩的声音唤醒了我。看样子是学生们的诗友会。青春的背影，美好的诗歌，活力的声音，融为一体，让人沉醉。去年春天，也是一个雨后，我还是坐在这张椅子上，当时写下了一首小诗：

荷塘柳绿，荒岛桃红。

荡漾的波光里，对面欢快的笑语，恍然如昨。

小径折折，白云悠悠。

摇曳的春风中，耳旁轻柔的歌声，飘然如梭。

写诗这个业余得很的业余爱好，遗传自父亲。19岁上大学离开父母以后，当时已经退休的父亲每年都会写点诗。可能是小时候读私塾的缘故，父亲钟爱写旧体诗，有时候寄给我，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写给我看、念给我听。后来我也偶尔写一点寄回去，平仄格律经常不对，父亲就会认真真批注、修改、寄回来。当时我也仅仅当作我和父亲共同的业余爱好而已。去年父亲90而逝，抚摸着父亲留下的册子和那一行行斑驳的笔迹，我决定每年都写下去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家都认为清华的学生都是工科直男。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误解！进入清华你就会瞠目于这里的文化、才艺之精彩。国学四大导师如雷贯耳，一曲白首《少年》震撼心灵。作为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且由来已久的精仪系过来人，

稀缺环境下才艺的重要性只有当事人才深刻体会到、认识到。还记得1993年入学后的第一个元旦，去西大饭厅听李健、缪杰的演唱，台上一帮扭动的工科男，底下全是隔壁学校尖叫的美女。后来从11号楼搬到25号楼，一帮人经常拥到把着楼梯口的420弹吉他，吸引着上楼来的女生的目光。

6月是毕业的日子。有的出国，有的考研，有的工作，基本上都定下来了。1998年从3月份开始，我们一帮人组成了一个叫“饭协”的组织。每次由一个人请客，骑车去西门外的一家饭店，菜是次要的，酒才重要。每次都喝得东倒西歪，涕泪横流。回宿舍时路过“荒岛”，就会晃悠过来，期待着“呕吐，呕吐，惊起一滩鸥鹭”。夏夜的荷塘，月光如水，鸣蛙声声，回荡着放肆的笑声。后来好多年，“饭协”这个组织还一直存在着，只要回北京就会凑人，有时候换几个人，有时候换一个地方，酒喝得渐渐少了，话越来越多，一半聊回忆，一半谈现实。

“老师，我们走了，谢谢您！”见识了真实荷塘的新生们说说笑笑地回去了。日头渐渐隐没在西山的身影里，月光倒是渐渐清亮起来，秋风一天天见凉了，该回去了。荷塘静悄悄的，我悄悄地起身。荷塘四季，四季荷塘，它不打扰我，我也不打扰它，这就是君子之交了吧。

